



话题:今冬我国可能再次出现气荒,发改委决定上调气价

网友发言

价格上涨上去了,天然气的存储就多了吗? 山东网友

为什么每次出现资源短缺,就只能调高价格呢?难道没有别的措施了? 北京网友

报道说:实际上,天然气利用呈现无序发展的现状。比如,工业用气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生产企业纷纷上马,并造成我国化肥产能的明显过剩。一项对全国化肥产能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我国的化肥总产能过剩已达1500万吨,可是,许多企业仍有扩产计划。在我看来,第一,这是管理的问题,相关方面对天然气的使用管理不力;第二,企业过度使用,埋单时不能绑架民众。是不是这个道理? 河北网友

话题:海关总署回应对笔记本电脑征高额进口税原因,称是为方便旅客

网友发言

征高进口税是方便旅客,那么,征低进口税就是“麻烦旅客”了——我真是感动极了。 新浪网友

海关总署监管司负责人黄熠说,目前根据《完税价格表》规定,笔记本电脑适用的一般完税价格是5000元,这一价格兼顾了有的笔记本电脑价格略高于5000元,有的笔记本电脑价格略低于5000元的情况。黄强调,会定期对《完税价格表》中常见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整,使其尽可能贴近实际情况。今后将进一步加快《完税价格表》调整和发布频率。现在大伙意见都这么大,别再等“今后”了,现在就开始调整吧。 搜狐网友

话题:老人23年收养400余流浪儿,逝世后孩子去向引关注

网友发言

20多年来,郑承镇一共领回了400多名流浪孩子。最多的时候,郑承镇家里挤住过13个孩子。郑承镇收养的孩子中,有的读了中专、警校,有的当了军,没有一个再流向社会。而多年的劳累、付出让他积劳成疾,躺在了病床上,但他最割舍不下的还是家里的9个小孩。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老人绝对应该当选“感动中国”候选人。 网友:默默

我被感动了,同时也心痛了。为什么郑老生前得不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呢? 网友:仁者无敌

救助站是临时性救助单位,不能长期收留流浪人员。所以,9名流浪儿童的最终去向仍是个未知数。为这几个孩子担忧,希望他们也能有个好归宿。 网友:天舞之城

话题:北京一医院专家号被卖到3000元,医生称在给号贩打工

网友发言

用身份证挂号不行吗?那样票贩子不就不能倒票了吗? 河北网友

面对猖獗的号贩子,唐教授表示,警方、院方包括医生本人一直都在想办法打击,但收效甚微。强烈要求挂号实名制,虽然医院的成本增加了,但换来的是患者的心安。 四川网友

“拉闸减排”岂能只拿民企开刀



锐评

石家庄某县长说:烟草企业是利税大户,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外企又要考虑国际影响,但闸又不能不拉,就只好拉民企的电闸了。越强的越没人敢惹,越弱的越被欺负,民企生存艰难可想而知。在外企纷纷享受“国民待遇”的今天,民企更应享受与外企一样的“国民待遇”,不能让民企好事轮不到、坏事逃不掉。只有在公平的竞争环境里,民企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才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的社会也才会呈现更多的活力。 ——《广州日报》

加税应该暂缓,减税势在必行

□晚报评论员 李记



社会关注

给股市去泡沫,收印花税;给房地产降温,酝酿房产税、物业税;为了保护环境,出台车船税……因种种理由设立的同时,让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再打折扣,也与拉动内需增长的经济调整政策存在冲突。当“十二五”规划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同时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扭转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一项项加税政策的出台令公众哗然,业界质疑。

(11月15日《国际先驱导报》)

当“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的事实摆在眼前,当十二五“从国强走向民富”的蓝图已经打开,讨论加税还是减税的意义与价值,别有一番深意。

以房产税征收为例。之前一个广被讨论的问

题是:房产税到底是按套数征税,还是按人均面积征收。经过民意发酵,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不管以哪种方式征收,都要避免“误伤”情况的发生。不然,初衷美好的房产税征收,很可能在CPI持续走高的背景下,成为普通公众及其家庭的又一负担。

再以个税改革为例。虽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的呼声由来以及,但具体到施行的问题上,却迟迟没有声音,“条件不成熟”的回应说了一年又一年。究其原因,“条件不成熟”可能只是借口,“舍不得”很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工薪阶层个税占个税总收入50%,个税年增长34%”这一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加税应该暂缓,减税势在必行。对企业而言,亦是如此。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减税并不会导致公共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诚如报道中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指出的那样:“应当合理确定宏观税负

标准,以保持我国政府的(赋税)规模维持在较为适当的水平上。我国政府每年掌控的财政收入以占GDP的20%或稍高一点为宜,如有明显超出的趋势,应通过预算控制机制予以限制。”在保持一定额度的基础上为民众和企业减税,既能保证公共财政收入,又会立竿见影地增加民众收入,进而有效地刺激内需,可谓双赢。

另一方面,退一步说,即便减税的计划还须酝酿,但加税绝对应该暂缓。诚如报道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所称的那样:“税收作为一种机制,应当根据形势、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当前任何一个税收政策的出台都应当保持谨慎。”CPI持续走高,无疑就是当前阶段必须考虑的“形势”和“背景”。也许个税改革仍难推进,劳动者收入增加还须成熟机制助推,“民富”需要脚踏实地缓慢完成,但暂缓加税这个“举手之劳”,相关方面应该有能力做到吧。

“烟草慈善”何以引发争议?



唐春成 图

热点话题

11月1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设立金叶基金,同时捐款1000万元,用于支持“母亲水窖”及“母亲健康快车”两个公益项目。烟草行业是否能够从事公益?烟草企业做公益主要目的是否是改善自身形象?烟草企业的捐赠能不能收?此次捐赠后,关于烟草企业参与公益的话题又引起了社会讨论。(本报今日A23版)

“烟草慈善”是最不坏的控烟违例

烟草被称为是燃烧生命的恶魔,慈善则被视作放飞爱心的天使,当两者合二为一,“烟草慈善”引起争议顺理成章。在控烟专家看来,这无疑是烟草公司无孔不入的又一种方式的变相营销,旨在通过公益捐助来树立正面形象,大有另类烟草广告的嫌疑。

这里涉及到的根本问题,也许可以称之为慈善的权利。法律尚且没有剥夺犯人的慈善权利,一个正规企业的慈善权利可否因为其经营产品的特殊性而予以剥夺呢?国内相关法律中显然找不到这样的条款;我国在2006年加入的《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被认为是“烟草企业无权慈善”的依据。因为《公约》第13条明确要求:“缔约方应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烟草慈善”存在违反《公约》的嫌疑,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涉嫌违反《公约》的控烟违例现象实在太多了,不说别的,看一看改头换面的烟草广告,看一看内外有别的香烟包装盒,就什么都知道了。在这里面,“烟草慈善”大约应该算最不坏的控烟违例了:一方面,它事实上的确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它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又相对较低。

控烟不力是必须直面的现实,但与其在“烟草慈善”上死揪不放,倒不如在香烟包装与香烟广告上去发力——那样的控烟违例才是最坏的违例。当然,要是能让烟草企业的巨额利润更大比例地上交国家,进而返还给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那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舒圣祥

纠结“烟草捐献”或是责任倒逼

有调查报道显示,中国有3.5亿吸烟者,占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36%。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这个数字为世界之最。正因为如此,专家认为应该拒收国家烟草专卖局捐款的社会意义得到凸显,也是给社会的一个善意提醒。

其实,各国政府对烟草制品除了征收一般性税种外,还征收有高额消费税,一般占到烟草税总额70%以上。还有一些国家通常对烟草征收专门的健康与吸烟税,用于控烟宣传等。不难看出,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就不可能尊重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身体健康权,当然也就无法找到合适的控烟路径。

专家的态度告诉我们,社会应该用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看待“烟草味”,烟草行业更应该用维护公共利益的态度来接受这种新的挑战,用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来消解民意纠结。这对烟草企业也是一种责任倒逼:唯有树立新的责任者的形象,才能消除民意的纠结! 朱四倍

河南省报纸新闻名专栏



“验胎灵”走红不能不管不问

最近,一种声称可以检测胎儿性别的药物——“验胎灵”在网络上悄然热销。这样一个明显违反中国计划生育相关法规的药品,却畅行无阻。对此,药监局、工信部均称无权处罚。(11月15日《京华时报》)

皮球被踢来踢去,验证了专家的说法:看起来谁都在管,其实谁都没管住,这是监管体系的尴尬。不管“验胎灵”这种药物是否具有鉴定性别的作用,作为相关职能部门,都应该对这种现象予以足够重视。比如,应该尽快填补立法的空白,将售卖性别鉴定类药物行为入罪,并严厉惩罚涉及的机构和人员。当前,在法规上,仅仅只是强调打击利用超声和染色体检查等技术手段检测胎儿性别,药物并不在打击范围之列;打击的群体主要是针对医疗机构,不包括其他非医疗经营机构。这些空子有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去钻。 吴师

公款拜神令民意无地自容

海南临高县尧龙水库工程管理所花数万元公款办了30桌酒席,宴请周边村民。所长说,摆酒席是为了搞迷信,搞迷信是为了保平安。(11月15日《南国都市报》)

这个管理所的领导,宁可将钱送给虚无缥缈的神灵和迷信,也不愿意用来改善职工的待遇,为啥?因为在一些单位里,尽管标榜着职工的利益高于一切,但实际上,很少有单位的职工能够行使监督领导、决定领导命运的权利。这不是臆测,而是现实中类似海南临高县尧龙水库工程管理所这种单位的实际情况。正是这种现状,让领导根本不在乎民意的价值和作用——在这些领导看来,尽管迷信很不靠谱,但至少能够给人一种期待,比提高职工福利更能让人产生一些幻想。 傅万夫

关注作家富豪榜之外的“贫困”

《2010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杨红樱、郭敬明、郑渊洁分别以2500万元、2300万元、1950万元的年版税收入成为今年作家富豪榜前三甲。中国文学虽在积极出击海外市场,但直到今天仍没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真正在海外大卖。(11月15日《成都商报》)

文字的价值,并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文字这种东西,始终要通过时间来检验。每个时代都有大量浮华喧嚣的作品,但真正成为经典的,却少之又少。反观我们的时代,又有多少作品可以拿出来称之为经典呢?这种表面的繁荣,遮蔽了经典匮乏、思想贫困的真相。连本国人都不能影响,又何谈走出国门,输出文化、影响世界呢?所以说,不要总是关注作家赚了多少钱,更要关注榜单之外的“贫困”。 江德斌